

在我的想象中,北极应该是这样的场景:陆地上冰盖巍峨,随处可见的北极熊带着宝宝在冰原上追逐猎物;海洋里冰山连绵,在朝霞和夕阳的照射下发出蓝色的光泽,偶尔有鲸鱼跃出水面,或者喷出巨大的水柱……

事实上,我所乘坐的洪迪乌斯号邮轮离开冰岛阿库雷码头时,正值当地时间下午四点。那天阳光灿烂,能见度也非常好。船开出港口不久,广播里就传来左前方发现鲸鱼的消息。眼睛尖的说看见有若隐若现的鲸鱼喷吐的水柱,视差的东西也看不见,只想整个行程有十天时间,许多惊喜在等待着我们,也许明天鲸鱼就会如约出现在船的一侧,大家也就释然了。

上船第一课是安全教育,所有人集中在五楼大厅,观看视频听讲解,这是洪迪乌斯号邮轮对每位游客提出的要求。我在上海到一些外资企业走访的时候,遇到过类似的安全教育课程。先是在企业的门卫室观看一段视频,然后在保安提交的一张安全试卷上认真答题,通过后才能进入厂区。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好,有助于访客快速融入企业的安全体系,掌握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。

洪迪乌斯号邮轮的安全教育由探险队长负责讲解,这是一位高大帅气的欧洲男性,许多年轻女游客看着他的眼睛都在发光。讲解配有同声翻译,戴着耳麦,大家听得真真切切。讲解结束后,所有游客穿上救生衣,被拉到五楼甲板。船尾停放着十多艘橡皮艇。探险队长告诉我们,如果船上发出警

重阳添寿

许 良

年轻人尤甚。遵循睡眠作息规律,晚上9点至11点入睡,保证6至8小时睡眠,利于恢复元气、提升精神。

健康长寿,关键在“慢养”。它要求生活平衡,动静结合。秋收冬藏,提醒我们顺应时令养生。规律作息、饮食均衡、适当运动,是平凡生活中的健康良方。

午饭后坐在餐桌前望着窗外的雨不想动,生怕一动雨停了。雨滴由小变大纷纷打在窗外院子里那棵核桃树上,每一滴落下,树叶便微微颤动,像是在与雨滴共舞,晶莹的水珠顺着叶脉滑落,仿佛带我回到了童年,一串串雨滴一串串往事。

在我懵懂的时候就喜欢下雨,挽起裤管光着脚丫在雨里奔跑、玩耍,母亲怕我淋湿了衣服,用装化肥的空编织袋给我做个雨披。20世纪70年代,我们老家那边大部分房子是土坯,如果雨下得时间长了就会漏雨。雨下大时,母亲卷起炕上的大褥子,然后在炕席上摆满盆罐接漏。雨连几天父母最忧心的就是地里的庄稼,孩子们却把雨天当作过节。

记得那一回,我披上母亲做的雨衣,飞

养育

报,请大家穿好救生衣,到这里集合,按照秩序上橡皮艇,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将得到保障。最后,探险队长不无幽默地说,从2019年下水后,洪迪乌斯号邮轮还没有一次因为紧急遇险而放下橡皮艇。

这个轻松的收尾,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。有

惊涛骇浪闯北极

王家骏

的年轻人还模仿泰坦尼克号的杰克和露丝,到船头来一个甜蜜的后抱。一切迹象表明,此次北极之行,也许是一次轻松之旅,可能还会像杰克和露丝一样,是一次艳遇之旅。

从阿库雷到东格陵兰岛,要穿越挪威海和格陵兰海。晚餐过后,洪迪乌斯号邮轮驶入公海,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瞬间变得风高浪急,颠簸起来。船上广播通知所有舱门全部关闭,不能到甲板上去,并告知大家在四楼的服务台有晕船耳贴和晕船药片出售。一些容易晕船的游客纷纷回到船舱休息,偌大的五楼大厅只剩下寥寥数人,其中包括从来不知晕船为何物的我。

天色完全暗了下来,我坐在靠窗的沙发上,眺望着海面。巨大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打上来,有时候,我的视线里全是海水,那是船头跌进了浪谷,有时候,我的视线里只有天空,我们的船又被抛上了波峰。而我放在茶几上的保温杯,好多次滚到十几米开外的地板上。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外,坐在吧台上喝着啤酒,似乎是五楼大厅里最笃定的人。我们八个来自南地北临时组合的朋友群里,传来的消

重阳节,如今称“敬老节”。敬老是传统美德,慢养是现代智慧。快节奏生活易透支健康,中老年人尤甚。遵循睡眠作息规律,晚上9点至11点入睡,保证6至8小时睡眠,利于恢复元气、提升精神。

健康长寿,关键在“慢养”。它要求生活平衡,动静结合。秋收冬藏,提醒我们顺应时令养生。规律作息、饮食均衡、适当运动,是平凡生活中的健康良方。

快地跑到二牛家找他玩。当敲开他家的屋门,他母亲正忙着倒换土炕上滴满的盆盆罐罐,屋里地上也放满了接水的器具。屋外下着大雨,屋里下着小雨,他母亲示意让我站在外屋和里屋连接的门洞处,那儿不漏雨。那时土坯建的墙体足有一尺多厚呢,正好站在那儿没有雨滴。环视一下整个屋,嗨!和我家一样漏得连站脚的地都没有。

没看到二牛,我刚要转身离开时,突然墙上的那幅画动了一下,裂出一条缝,露出了一个小鬼脸喊道:“嘿!我在这儿呢!”我回了回神望过去,笑说:“原来你钻窑屋里啦!”他把遮挡的那幅画卷了起来,指着窑屋里说:“看,我这儿多干燥、多舒服,来坐这儿玩!”我上前钻进去一看,呦!他家那洞

息是其他七个人全部晕船了,有的人还多次呕吐。

第二天一早六点,我起床后又来到五楼大厅,泡好一杯武夷山的岩茶,眺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和大海。眼前的一切,让我想起了范仲淹的名篇《岳阳楼记》:若夫淫雨霏霏,连月不开,阴风怒号,浊浪排空;日星隐曜,山岳潜形;商旅不行,樯倾楫摧;薄暮冥冥,虎啸猿啼。我感觉范仲淹一定走过这段航程,才会写出如此贴切的文字。

坐在空旷的五楼大厅,我的目光所及,天空是如此晦暗,大海又是如此的激荡。洪迪乌斯号邮轮在惊涛骇浪中,就是一叶扁舟,在波峰浪谷之间拼命地挣扎。那一刻,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,我感到了人类的渺小、人生的苦短。有时候,我们不知道前方还有多少行程,但风一程浪一程,你只能往前走,别无选择。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,会遭遇多少这样惊险的风浪?而我的第一次北极航程,竟然有了这样的体验。似乎几十年的人生旅程,在一次次的风浪撞击中,不断闪回。事实上,在返程中,我们遭遇了更大的风浪,甚至在一次就餐时,我身边的多位游客从椅子上飞起来,抛出去三米开外。船上的船员说,这样的风浪,对于他们来说,也是少见的。来自北京的游客老怀说,他去过南极,闯过德雷克海峡,风浪也没有这么大。

第三天早晨,一觉醒来,舷窗外出现了一座座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。我们终于进入北极圈了!此刻,风平浪静,万籁俱寂,我们正穿行在地球上最大的峡湾斯科比松。那天傍晚,晚霞似红锦一样铺满天空,一座座冰山在玫瑰色的夜幕中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

风浪之后,北极,正以最温柔最浪漫的方式,为我们打开它神秘的面纱。满目瑰丽之际,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的旋律。

里没储杂物,铺着一个小褥子,边上还放着几个玻璃球,一个人坐在里边很舒服,两个人坐虽然挤一些,但跪在那儿玩弹球很开心。洞穴式的窑屋是建房子时在厚墙上预留的储物空间,一般都用一块布帘或一幅画遮挡隐蔽起来。

儿时雨

焦金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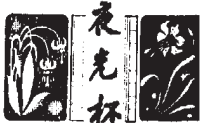
两家的父亲都到村外地里观察汛情去了,两家的母亲也不是只消极地接屋顶的漏水,都开始准备做全家的晚饭,雨中都找干柴不去?都必须到各家院里的柴禾垛去抽没被淋湿的干柴,二牛娘高声吆喝他抽柴去,他和我就赶紧跑到院里,我用雨披遮雨,他抽柴,抽了几把,拿到堂屋灶台,二牛妈不免抱怨:“全是湿的,点不着啊!”我就飞快地跑回自己家,我母亲已经在灶台点着火开始烧水贴玉米面饼子了,我

算起来,我已有整整十年没有去过香港,上一次还是去参加书展,宣传小说集《哀眠》。兜兜转转,小说集于去年再版,但改头换面,内容已不同于旧版,只保留了书名。同名的短篇,写的也是香港故事。当时我借住在湾仔的中学同学家。白天去银行上班时,我一个人在她的租屋大楼里无所事事。边看新闻,边想到了大二时第一次去香港大学的往事,随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。后来在北台拿了文学奖,如今想来,都是遥远的青春记忆。

此次受香港大学文学院林颀吟、魏艳教授的邀请,原定9月22日去访学,却遭遇台风“桦加沙”来袭,行程延迟一周。终于在十一长假里,当了短短五天的驻校作家。港大给我订的酒店,在地铁香港大学站B2出口。每天上山,就要通过长长的地下长廊排队至C出口。整点时,这条队伍会非常漫长,他们称之为“龙”,也许是描述长队的蜿蜒形状。一天要见龙好几次,恍惚间我仿佛置身于云间,偷看着孙悟空指挥四海龙王给车迟国国王表演。而直至乘直达电梯抵达百周年校园,才终于有了学校的气息,大家都行色匆匆。香港的学校下课也晚,夜里九十点,还有龙龙匍匐。人人都满月月色,叠着打工人和进修生的双重马甲。听说有不少中学教师,夜里来上研究生课,还在教室后面改作业。那种“卷”意,对中年的我来说,只能同感到疲惫。一切都和记忆里十八年前的样子完全不同了。那时好像也有扶手电梯,但我

与一位文友闲聊中,他说起他们有一个群,十来个人,都是以前单位的老同事。退休后的他们起初是每年一聚,几年下来竟聚不起来了。说起缘由呢,他说他们的召集人王姐没文学观,她一插嘴就让人扫兴,都让她给“扫”没了。我一听,挺新鲜,经常听到的是交友要看“三观”是不是合,怎么又冒出了一个文学观。再说是同事又不是文友,与文学又能扯上什么呢?他说怎么就扯不上呢?文学观并非一定要写诗作文,但总得要有有点“情怀”吧。

一次聚会,群里的老



从院里自家柴禾垛里抽出干柴,用雨披裹好,跟我妈嚷了句:“给二牛家送去!”跑出院门前,耳边是母亲嚷给我听的:“他那儿点不燃,你再来家给他们送热贴饼子去!”

我和大我一岁的二牛,都在风雨中长大成人了。改革开放后,农村面貌一新,土坯房都变成了大瓦房,路面硬化后,再没有泥泞。家家做饭都用上了天然气。我在城里发展,因为喜欢文化,想学写作,算是接近了文化圈。二牛中学毕业后留在了家乡,现在是大农机驾驶员,我用键盘在电脑上敲出文章,他开大农机在田野上写出丰收的诗句。记得今年夏天回乡,还跟他聚过,一起回忆儿时雨,都还记得已经消逝的窑屋和柴禾垛,都说母亲做出的玉米面贴饼子最好吃。

台风过后

张怡微

们会爬山上去看哲学课,听也听不太懂,不懂也不着急。那时体力真的很好,还不知道要珍惜精力与时间。

本来是例行工作,但我很幸运,遇到了一个复旦本科毕业的学生嘉怡。她原来是做病理语言学的,我在中文系工作七年,都不清楚有这个研究方向。嘉怡到了香港大学后暂时放下了这部分研究。不过她在本科时的田野调查都很有趣,让我想到我们筹办过的、简陋的医学人文工作坊。此次访学,我有一项工作是要做一个与《西游记》续书有关的讲座,她是这门课的助教。在一个大早晨,她带我完整地走了一遍校园。我们一会儿打伞、一会儿收伞,一会儿上、一会儿下。她浅浅地抱怨了一会儿自己的研究和分派的课程专业并不对口,却要带研究生讨论,很有压力。我们聊着聊着,居然也聊出了些合作方向。她听说我在筹办“进食障碍与创意写作”的工作坊时,突然变得很兴奋。我说我也遇到很多困难,经常很灰心。她帮我联系到了她的小学同学,目前也在香港大学心理学专业读书。而那位好心的同学,则带我在很短的时间里,联系到了她的导师,为我们的工作坊的阅读手册撰写导言。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,却又格外顺畅,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天意。

交友也有“文学观”

周珂银

程讲他回家乡的情形。老程的老家在农村,自父母亡故之后,他已多年没回了的回忆。他说那天晚上,一个发小的儿子办婚礼,收到喜帖的他,思乡情绪瞬间涌动。回到家乡,老屋已拆迁,但屋子后面的一片小树林还在,这片小树林承载着他许多年少时的回忆。他说那天晚上,月光皎洁,他一个人在林子里漫步,想起他儿时和小伙伴在这里玩耍,想起他的初恋……说得动情,大家也随着一起沉浸。

突然,王姐发话了:“大冷的天,你一个人在林子里走来走去的傻不傻?不冷吗,这样要感冒的。”老程一下子有点愣怔,就

像是K歌太投入冷不丁被人抢了话筒。好在他调整得也快,没有冷场,继续投入。他又说起那个晚上,他小表弟为了让他感受久违的乡野别趣,骑摩托车载着他在村子里的田间路道上“遛弯”。老程说,那个晚上真是醉了,乡村的天空那么纯净,星星亮得好像要掉下来的似的,清新的泥土味就像贴在了鼻尖上。这一刻——王姐又插话了:“哦哟,你们这样很危险的,只顾看天空,弄不好会连人带车翻到田沟里去了。”这回老程有点挂不住了,面孔抽搐了一下,无语凝噎。文友说,老程平时话不多,难得激动一回,人家说一段话,被她扫兴两次,以后还愿意来吗?

阿英和刘生是群里两个有过出国打工经历的人。一次聚餐,阿英说她刚出国那会,语言不通,只能去餐厅洗碗,洗得一双



一念之间 (丙焐画) 高玉儿

其实我比她们都大很多,一起满头大汗地行走、拍照、吃校园餐时,容易产生幻觉,好像回到了读书的时候。嘉怡问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感兴趣,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我只能说,我目前正在做的,都是我所能真正参与的、阻力最小的工作了。有些事看看很自然,却会感受到看不见的、巍峨的强力阻碍。而有些事看起来毫不相关,甚至没有前途,却总能得到奇异的支援,识别出动人的魅力。她说她懂我说的“阻力最小”指的是什么,但我们才刚认识了一小会儿,我其实并不知道她的苦衷。我想我会怀念那些温暖又陌生的瞬间,像眺望求学时的自己,也替她看过一眼悠远的未来。

一周内,我一共做了三个讲座,一个有关《西游记》、一个有关海派文学,还有一个是关于文学创作。和不同的人去了两个博物馆、看了三个特展,充实又疲惫。国庆那天,电车免费,沿路看到上环舞龙舞狮的队伍里,居然夹着一只很大的熊猫和一只很大的月兔。可见又要发财、又要团圆、又要可爱,祝福的名目显得很多元。走到附近的荷里活道,文武庙里也十分热闹,有一位工作人员正在认认真真给木雕饰件刷金箔。12日就是秋祭,不知是不是在为此准备。如果不是驻留时间太短,真想看一看文武二帝出巡的盛况。不知那时月兔还在不在,熊猫还在不在。夜里,和两个朋友在文华酒店吃饭,出来远远看到了尖沙咀的烟花,依稀听到了旁边有人再说,蓝色的最贵哦。

手糙得像砂纸,丝袜不是穿破的,都是被她的手指划破的。刘生说他为了读语言学校挣学费,每个周末打三份工连轴转。有一天深夜回家,累得头昏眼花,摸错家门,掏出钥匙开邻家的门,差点被邻居报警。两人越说越激动,眼眶似有泪光闪烁,在座的也像听故事似的那样扎劲,场面煽情。王姐立马起身,及时止“煽”,“好了好了,大家一起干杯,不提过去那些伤心的事,吃菜吃菜,趁热吃。”阿英刘生不悦,说大家难得在一起不就是叙叙旧说说话嘛。王姐说你们光顾着说话,菜都凉了。

“王姐人不错,是个热心肠,但就是少了点情趣。”文友说,“想过没有,老程的小树林漫步;骑摩托游乡村,阿英刘生的异国打工经历,都是诗眼文眼,若是引申开来都是可以写诗作文的,被她一倒腾,全堵上了。”文友到底是文人,峰回路转,果然就能去餐厅洗碗,洗得一双

我这位文友突然收到王姐发来的信息,她说又四五年未碰头了,很想念老同事们,她年纪大了,希望文友牵牵头,与大家再聚一聚。

文友看毕,若有所思,说这回要聚一聚了。我说,你不是说没趣嘛。他说,王姐这话说得真情,我也得有点情怀呀。